

《对床夜语》 宋 范晞文 撰

- 序
- 卷一
- 卷二
- 卷三
- 卷四
- 卷五

景定三年十月，予友范君景文授以所著书一编，语甚绮而文甚高。时夜将半，翦烛疾读，不能去手，大类葛常之《韵语阳秋》，鸡戒晨而毕。株连节解，激发人意，作而曰：“美哉此书也！”杜子美诗，王介甫谈经，以为优于经，其为史学者，又视为史，无他，事檄而理胜也。韩退之谓李长吉歌诗为骚，而进张籍诗于道。杨大年倡“西昆体”，一洗浮靡，而尚事实，至送王钦若行，君命有所不受，其名节有如此者。若论诗而遗理，求工于言词而不及气节，予窃惑之。辄序于《对床夜语》之首，以补其遗，景文然之不？深居之人冯去非可迁甫。

良月二日，去非顿首再拜景文诗盟，尚契友去非，若夫兴怀姜尧章同游时，又高髯叶静逸辈日夜钓游时，又近与孙道子张宗瑞辈谑浪笑傲于间，今不能得游，从一二老友栩栩然梦游，合眼欹枕，能在目中，是亦游也。旧交新贵，往者不我思，来者不我即，虽梦中亦不复得见，得见景文斯可矣。况《对床夜语》可与晤语邪？序文不敢以不能辞。愚诗漫以求教，其间有一联云：“读书为声名计，亦恐庵山解笑人。”不直作者一笑，姑以侑空。书意不宣，去非顿首再拜。（“尚”疑“省”。）

● 卷一

“羔羊之皮，素丝五紵它”，诗人美在位者之词也。“充耳莹，会弁如星”，又“駟马既闲，车鸾鑣”之类，皆借服御以美其君也。若《楚辞》“高予冠之岌岌兮，长余佩之陆离”，是亦以服御自美也。

《古诗十九首》有：“冉冉孤生竹，结根泰山阿，与君为新婚，兔丝附女萝。兔丝生有时，夫妇会有宜。千里远结婚，悠悠隔山陂。思君令人老，轩车来何迟。”言妻之於夫，犹竹根之於山阿，兔丝之於女萝也，岂容使之独处而久思乎！《诗》云：“葛生蒙楚，蔕蔓于野。予美亡此，谁与独处！”同此怨也。又“涉江采芙蓉，兰泽多芳草。采之欲遗谁，所思在远道”，又“庭中有奇树，绿叶发华滋。攀条折其荣，将以遗所思。馨香盈怀袖，路远莫致之”，亦犹诗人“{翟}々竹竿，以钓於淇。岂不尔思，远莫致之”之词，第反其义耳。前辈谓《古诗十九首》可与《三百篇》并驱者，亦此类也。

霍去病志得意欢，作歌曰：“四夷既获，诸夏康兮。国家安宁，乐未央兮。载戢干戈，弓矢藏兮。麒麟来臻，凤凰翔兮。与天相保，永无疆兮。亲亲百年，各延长兮。”去病非以文章名者，乃知西汉时言语，自非後世可企。

《诗》曰：“山有漆，显有栗。子有酒食，何不日鼓瑟？且以喜乐，且以永日。宛其死矣，他人入室。”悲其君有酒食鼓瑟之不能乐，犹有国而弗治，则将为他人之所有也。曹子建乐府云：“置酒高殿上，亲友从我游。秦箏何慷慨，刘瑟和且柔。主称千金寿，宾奉万年酬。”又：“盛时不可再，百年忽我遒。生存华堂处，零落归山丘。”有诗人为乐之意而无其讽。又《诗》曰：“蟋蟀在堂，岁聿云暮。今我不乐，日月其除。无已太康，职思其居。好乐无荒，良士瞿瞿。”既欲其乐，又虑其荒，此诗人忧深思远之意。陆士衡云：“来日苦短，去日苦长。今我不乐，蟋蟀在房。我酒既旨，我肴既臧。短歌可咏，长夜无荒。”全是诗人之体。

《七哀》诗，子建云：“君行逾十年，孤妾常独栖。”怨游子之未返也。王仲宣云：“路有饥妇人，抱子弃草间。”叹时世之丧乱也。又：“方舟激大江，日暮愁我心。”感羁旅之多忧也。张孟阳云：“毁壤过一坏，便房启幽户。”伤汉陵之发掘也。又：“白露中夜结，木落何条森。”慨秋气之可悲也。哀之虽同，而意各异。初不解七哀义，或谓病而哀，义而哀，感而哀，悲而哀，耳目闻见而哀，口叹而哀，鼻酸而哀，所哀虽一事而七者具也。

子建《公咽》诗云：“清夜游西园，飞盖相追随。明月澄清景，列宿正参差。秋兰被长坂，朱华冒绿池。潜鱼跃清波，好鸟鸣高枝。”读之犹想见其景也。是时刘公博览会王仲宣亦有诗。刘云：“月出照园中，珍木郁苍苍。清川过石渠，流波为鱼防。芙蓉散其华，菡萏溢金塘。灵鸟宿水裔，仁兽游飞梁。”王云：“凉风撤蒸暑，清云却炎晖。高会君子堂，并坐荫华榱。嘉肴充圆方，旨酒盈金。管弦发徽音，曲度清且悲。”皆直写其事，今人虽毕力竭思，不能到也。

蔡琰虽失身，然词甚古，如“不谓残生兮却得旋归，抚抱胡儿兮泣下沾衣。汉使迎我兮四牡，胡儿号兮谁得知。与我生死兮逢此时，愁为子兮日无光辉，焉得羽翼兮将汝归。一步一远兮足难移，魂消影绝兮，恩爱遗”，此将归别子也。时身历其苦，词宣乎心，怨而怒，哀而思，千载如新，使经圣笔，亦必不忍删之也。刘商虽极力拟之，终不似，盖不当拟也。

子建：“明月照高楼，流光正徘徊，上有愁思妇，感叹有馀哀。”结句支：“愿为西南风，长逝入君怀。君怀良不开，贱妾当何依。”解韵者谓哀叶於希反，且引《毛诗》“山有蕨薇，显有札配给。君子作歌，维以告哀”。又谓怀叶胡威反，及引《离骚》“载云旗兮委蛇”、“心低徊兮疲怀”等语为证。

辨则辨矣，如不通何！且子建此篇，既押徊，又押哀，乃一韵耳。及怀字之上亦有“会合何时谐”，谐、怀亦一韵也，何必强为引证。盖古未拘音韵，旁入他声者，亦奚疑焉？若魏文帝“漫漫秋夜长”，皆押十阳，独一句云：“三五五纵横。”又阮籍“登高临四野”，皆押七歌，独一句云：“岂复叹咨嗟。”不知解者又当如何？敬谓後世亦有如此押者，则拟古者仿之耳，非古人作古之意也。

张茂先：“穆如洒清风，涣若春华敷。”又：“属耳听莺鸣，流目玩鱼。”以对言之，则当曰“清风洒”、“听鸣莺”也。古对间当如此，亦《楚词》“蕙肴蒸兮兰藉，奠桂酒兮椒浆”。

谢惠连：“屯云蔽曾岭，惊风涌飞流。零雨润坟泽，落雪洒林丘。浮氛晦崖，积素惑原畴。曲汜薄停旅，通川绝行舟。”连四韵句法皆相似，古诗正不当以此拘也。

魏文帝：“西北有浮云，亭亭如车盖。惜哉时不遇，与飘风会。吹我东南行，行行至吴会。吴会非我乡，安能久留滞。弃置勿复陈，客子常畏人。”又子建“转蓬离本根，飘随长风。何意回飍举，吹我入云中。高高上无极，天路安可穷。类此游客子，捐躯远从戎。毛褐不掩形，薇藿常不充。去去莫复道，沉忧令人老。”此结句换韵之始。

《楚词》“沅有芷兮沔有兰，思公子兮未敢言”，又“望美人兮未来，临风恍兮浩歌”，又“王孙游兮不归，春草生兮萋萋”，又“惟草木之零落兮，恐美人之迟暮”，皆爱君惜时之词，後世拟之者，不过徒法其句耳，非其意也。江文通云：“日暮碧云合，佳人殊未来。”又：“黄云蔽千里，游子何时还。”谢灵运云：“圆景早已满，佳人犹未。”惠连云：“乡丸素既已成，君子行未归。”玄晖云：“春草秋更绿，公子未西归。”刘休玄云：“芳年有华月，佳人无还期。”陆士衡云：“芳草久已茂，佳人竟不归。”古诗亦有“浮云蔽白日，游子不顾返”。

古《塘上曲》有云：“莫以贤豪故，弃捐素所爱。莫以鱼肉贱，弃捐葱与薤。莫以桑麻贱，弃捐菅与蒯。”前云：“众口铄黄金，使君生别离。”或谓甄后为郭后所譖，遂作此，观其辞，殆亦是也。陆士衡云：“男欢智倾愚，女爱衰避妍。不惜微躯退，惟惧苍蝇前。愿君广末光，照妾薄暮年。”则为甄后作无疑矣。刘休玄《拟古》云：“愿垂薄暮景，照妾桑榆时。”与士衡末句同。

《诗》云：“昔我往矣，杨柳依依。今我来思，雨雪霏霏。”东坡谓韩退之“始去杏飞蜂，及归柳嘶{札虫}。”与《诗》意同。子建云：“昔我初迁，朱华未希。今我旋止，素雪云飞。”又：“始出严霜结，今来白露。”王正

长云：“昔往仓庚鸣，今来蟋蟀吟。”颜延年云：“昔辞秋未素，今也岁载华。”退之又居其後也。

子建诗：“朱华冒绿池。”古人虽不於字面上著工，然“冒”字殆妙。陆士衡云：“飞阁纓虹带，层台冒云冠。”潘安仁云：“川气冒山岭，惊湍激岩阿。”颜延年云：“松风遵路急，山烟冒垆生。”江文通云：“凉叶照沙屿，秋华冒水浔。”谢灵运云：“萍泛沈深，菰蒲冒清浅。”皆祖子建。

张平子诗云：“我闻其声，载坐载起。”王仲宣云：“我思弗及，载坐载起。”刘公云：“思子沉心曲，长叹不能言。起坐失次第，一日三四迁。”怀人之意，尽於此矣。

左太冲《咏史》诗云：“济济京城内，赫赫王侯居。冠盖荫四术，朱轮竞长衢。朝集金张馆，暮宿许史庐。南邻击钟磬，北里吹笙竽。寂寂扬子宅，门无卿相舆。”鲍明远《咏史》云：“京城十二衢，飞甍各鳞次。仕子票乡华纓，游客竦轻轡。明星晨未稀，轩盖已云至。宾御纷沓沓，鞍马光照地。君平独寂寞，身世两相弃。”江文通《咏史》亦云：“金张服貂冕，许史乘华轩。王侯贵片议，公卿重一言。太平多叹娱，飞盖东都门。顾念张仲蔚，蓬蒿满中园。”三诗一轨也。

子建云：“朝游江北岸，日夕宿湘。”潘安仁云：“朝发晋京阳，夕次金谷湄。”刘越石云：“朝发广莫门，暮宿丹水山。”谢灵运云：“旦发清溪阴，暝投剡中宿。”鲍明远云：“朝游雁门山，暮还楼烦宿。”皆本《楚词》“朝发轫於苍梧兮，夕予至於玄圃”。若陆士衡“朝采南涧藻，夕息西山足”，又江文通“朝食琅实，夕饮玉池津”，则亦本《楚词》“朝饮木兰之坠露兮，夕餐秋菊之落英”。

傅玄词云：“美女一何丽，颜若芙蓉花。一顾乱人国，再顾乱人家。未乱犹可奈何。”全是李延年歌。延年歌云：“北方有佳人，绝世而独立。一顾倾人城，再顾倾人国。宁不知倾城与倾国，佳人难再得。”

石季伦《王昭君诗序》云：“匈奴请婚於汉，元帝以後宫良家子昭君配焉。昔公主嫁乌孙，令琵琶马上作乐，以慰其道路之思，其送昭君，亦必尔也。“熟参此叙，乃知昭君出嫁之时，未必以琵琶寄情，特後人想像而赋之耳。

王景元诗：“讎忆无衣客，但知狐白温。”用子建“狐白足御冬，焉念无衣客”之语。谢玄晖亦云：“谁规鼎食盛，宁要狐白鲜。”

灵运诗：“初篁包绿箨，新蒲含紫茸。”邱希范诗：“巢空初鸟飞，荇乱新鱼戏。”绰有流丽之风，视小谢“鱼戏新荷动，鸟散馀花落”之句，亦无愧。

“一身事关西，家族满山东。二年从车驾，斋祭甘泉宫。三朝国庆毕，休

沐还旧邦。四牡曜长路，轻盖若飞鸿。五侯相饯送，高会集新丰。六乐陈广坐，组帐扬春风。七盘起长袖，庭下列歌钟。八珍盈俎，绮肴纷错重。九族共瞻迟，宾友仰微容。十载学无就，善宦一朝通。”鲍明远《数诗》也。卦名、人名及建除等体，世多有之，独无以此为戏者。

鲍明远诗：“朱唇动，素腕举，洛阳少童邯郸女。古称《淶水》今《白》，催弦急管为君舞。穷秋九月荷叶黄，北风驱雁天雨霜，夜长酒多乐未央。”全类张籍王建。

《韩非子》曰：六国时，张敏与高惠二人为友，每相思不能得见，敏便於梦中往求之，但行至半道，即迷不知路。沈休文云：“神交疲梦寐，路远隔思存。”又：“梦中不识路，何以慰相思？”用前事也。古词云：“远道不可思，夙昔梦见之。”又：“独宿累长夜，梦想见容辉。”皆沿韩非之微意而变之耳。

陆士衡《吴趋行》云：“楚妃且勿叹，齐娥且莫讴。四坐并清听，听我歌《吴趋》。《吴趋》自有始，请从阊门起。”谢灵运《会吟行》云：“六引缓清唱，三调伫繁音。列筵皆静寂，咸共聆《会吟》。《会吟》自有初，请从文命敷。”尽踵其步骤。

苏子卿诗：“俯观江汉流，仰视浮云翔。”魏文帝云：“俯视清水波，仰看明月光。”曹子建云：“俯降千仞，仰登天阻。”何敬祖云：“仰视垣上草，俯察阶下露。”又：“俯临清泉渊，仰观嘉木敷。”谢灵运云：“俯濯石下潭，仰看条上猿。”又：“俯视乔木杪，仰聆大壑淙。”辞意一也。古人句法极多，有相袭者，如前所议“日暮碧云合”及“朝游江北岸”之类皆是。若嵇叔夜“目送归鸿，手挥五弦。俯仰自得，游心太玄”，则运思写心迥不同矣。

宋袁淑有诗云：“种兰忌当门，怀璧莫向楚。楚少别玉人，门非植兰所。”盖淑为彭城王府祭酒，王不好文学，故云。

薛道衡“空梁落燕泥”之句，人多不见其全篇，盖题是《昔昔盐》。其词云：“垂柳覆金堤，蘼芜叶复齐。水溢芙蓉沼，花飞桃李蹊。采桑秦氏女，织锦窦家妻。关山别荡子，风月守空闺。常敛千金笑，长垂双玉啼。盘龙随镜隐，彩凤逐帷低。飞魂同夜鹊，倦寝忆晨鸡。暗牖悬蛛网，空梁落燕泥。前年过代北，今岁往辽西。一去无消息，那能惜马蹄。”无非闺中怀远之意，但不知立题之义如何。赵嘏乃广为二十章，以一句为一题，亦复绮丽。其中有云：“良人犹远戍，寂寞夜闺空。绣户流春月，罗帷坐晓风。魂飞沙帐北，肠断玉关中。尚目无消息，锦衾那得同。”又：“云中路杳杳，江畔草萋萋。妾久垂珠泪，君何惜马蹄。边风悲晓角，营月怨春鼙。未道休征战，愁眉又复低。”

●卷二

严沧浪羽云：禅道惟在妙悟，诗道亦在妙悟。惟悟乃为当行，乃为本色。然悟有浅深，有分限之悟，有透彻之悟，有但得一知半解之悟。汉魏尚矣，不假悟也。陶谢至盛唐诸公，透彻之悟也。他虽有悟者，皆非第一义也。姜白石夔亦有云：文以文而工，不以文而妙，然舍文无妙，圣处要自悟。盖文章之高下，随其所悟之深浅，若看破此理，一味妙悟，则径超直造，四无窒碍，古人即我，我即古人也。

严沧浪又云：诗有别才，非关书也。诗有别趣，非关理也。而古人未尝不读书，不穷理，所谓不涉理路，不落言者，上也。诗者，吟咏情性也。盛唐诗入，惟在兴趣，羚羊挂角，无迹可寻。故其妙处，莹彻玲珑，不可凑泊，如空中之音，相中之色，水中之月，镜中之影，言有尽而意无穷。近代诸公作奇特解会，以文字为诗，以议论为诗，以才学为诗。以是为诗，夫岂不工，终非古人之诗也。盖於一唱三叹之音，有所歉焉。然则近代之诗无取乎？曰：有之。吾取其合於古人者而已。

萧千岩德藻云：诗不读书不可为，然以书为诗，不可也。老杜云：“读书破万卷，下笔如有神。”读书而至破万卷，则抑扬上下，何施不可，非谓以万卷之书为诗也。

刘後村克庄云：唐文人皆能诗，柳尤高，韩尚非本色。迨本朝，则文人多，诗人少，三百年间，虽人各有集，集各有诗，诗各自为体，或尚理致，或负才力，或带辨博，要皆文之有韵者尔，非古人之诗也。

周伯弓弼云：言诗而本於唐，非固於唐也。自《河梁》之後，诗之变，至於唐而止也。谪仙号为雄拔，而法度最为森严，况馀者乎？立心不专，用意不精，而欲造其妙者，未之有也。元和盖诗之极盛，其宝体制自此始散，僻字险韵以为富，率意放词以为通，皆有其渐，一变则成五代之陋矣。

“两句三年得，一吟双泪流。知音如不赏，归卧故山秋。”岛之诗未必尽高，此心亦良苦矣。信乎非言之难，其听而识之者难遇也。虽然，马非伯乐而不鸣，琴非子期而不调，果不吾遇也，则困盐车焦爨下，吾宁乐之，後世复有扬子云，必好之矣。

四灵，倡唐诗者也，就而求其工者，赵紫芝也。然具眼犹以为未尽者，盖惜其立志未高而止於姚贾也。学者闯其阃奥，辟而广之，犹惧其失。乃尖纤浅易，相煽成风，万喙一声，牢不可破，曰此“四灵体”也。其植根固，其流波漫，日就衰坏，不复振起。吁！宗之者反所以累之也！

“树摇幽鸟梦，萤入定僧衣。”“劲风吹雪聚，渴鸟啄冰开。”“古厅眠易魔，老吏语多虚。”“坡暖冬生笋，松凉夏健人。”“林花扫更落，迳草踏

还生。”“垂枝松落子，侧预鹤听棋。”“古塔虫蛇善，阴郎鸟雀痴。”“病尝山药遍，贫起草堂低。”“废巢侵烧色，荒冢入锄声。”“地古多生药，溪灵不聚鱼。”“陇狐来试客，沙鹞下欺人。”“远钟惊漏压，微月被灯欺。”“古壁灯熏画，秋琴雨漫弦。”“草碍人行缓，花繁鸟度迟。”右数联亦晚唐警句，前此少有表而出者，盖不独“鸡声”“人迹”“风暖”“日高”等作而已。情景兼融，句意两极，琢磨瑕垢，发扬光采，殆玉人之攻玉，锦工之机锦也。然求其声谐《韶》、《》，气泐金石，则无有焉，识者口未诵而心先厌之矣。今之以诗鸣者，不曰“四灵”，则曰晚唐，文章与时高下，晚唐为何时耶！放翁云：“文章光焰伏不起，甚者自谓宗晚唐。”

老杜诗：“天高云去尽，江迴月来迟。衰谢多扶病，招邀屡有期。”上联景，下联情。“身无却少壮，迹有但羁栖。江水流城郭，春风入鼓鼙。”上联情，下联景。“水流心不竞，云在意俱迟。”景中之情也。“卷帘唯白水，隐几亦青山。”情中之景也。“感时花溅泪，恨别鸟惊心。”情景相触而莫分也。“白首多年疾，秋天昨夜凉。”“高风下木叶，永夜搅貂裘。”一句情一句景也。固知景无情不发，情无景不生，或者便谓首首当如此作，则失之甚矣。如“淅淅风生砌，团团月隐墙。遥空秋雁灭，半岭暮云长。病叶多先坠，寒花只暂香。巴城添泪眼，今夕复清光”，前六句皆景也。“清秋望不尽，迢递起层阴。远水兼天净，孤城隐雾深。叶稀风更落，山迴日初沈。独鹤归何晚，昏亚已满林”，後六句皆景也。何患乎情少？

五言律诗，固要贴妥，然贴妥太过，必流於衰。敬时能出奇，於第三字中下一拗字，则贴妥中隐然有峻直之风。老杜有全篇如此者，试举其一云：“带甲满天地，胡为君远行？亲朋尽一哭，鞍马去孤城。草木岁月晚，关河霜雪清。别离已昨日，因见古人情。”散句如“乾坤万里眼，时序百年心”，“梅花万里外，雪片一冬深”，“一迳野花落，孤村春水生”，“虫书玉佩藓，燕舞翠帷尘”，“村春雨外急，邻火夜深明”，“山县早休市，江桥春聚船”，“老马夜知道，苍鹰饥著人”，用实字而拗也。“行色递隐见，人烟时有无”，“蝉声集古寺，鸟影度寒塘”，“檐雨乱淋幔，山雪低度墙”，“飞星过水白，落月动沙虚”，用虚字而拗也。其他变态不一，却在临时斡旋之何如耳。苟执以为例，则尽成死法矣。

虚活字极难下，虚死字尤不易，盖虽是死字，欲使之活，此所以为难。老杜“古墙犹竹色，虚阁自松声”及“江山有巴蜀，栋宇自齐梁”，人到於今诵之。予近读其《瞿塘两崖》诗云：“入天犹石色，穿水忽云根。”“犹”“忽”二字如浮云风，闪烁无定，谁能迹其妙处。他如“江山且相见，戎马未安居”，“故国犹兵马，他乡亦鼓鼙”，“地偏初衣裕，山拥更登危”，“诗书遂

墙壁，奴仆且旌旄”，皆用力於一字。

“仰看明星当空大，无处告诉只颠狂。”“但使残年饱吃饭，案头乾死读书萤。”“却似春风相欺得，更接飞虫打著人。”“堂上不合生枫树。”“不分桃花红似锦。”“惜君只欲苦死留。”“数日不可更禁当。”皆化俗为雅，灵丹点铁矣。又“王孙若个边”，“若个”犹“那个”。“遮莫邻鸡报五更”，“遮莫”犹“尽教”。若“爷娘妻子走相送”，则本《木兰》“不闻爷娘哭子声”。又“昏黑应须到上头”，乃是常琮全语。

数物以个，俗语也。老杜有“峡口惊猿闻一个”，“两个黄鹂鸣翠柳”。双字有“樵声个个同”，“个个五花文”，“渔舟个个轻”，“却绕井栏添个个”。司空图：“鹤群长绕三株树，不借闲人一只骑。”“只”亦“个”字之类。

老杜《T仄行》：“自从官马送还官，行路难行涩如棘。”《泛江夜宴》：“灯前往往大鱼出，听曲低昂如有求。”退之《曲江荷花》：“大明宫中结事归，走马来看立不正。”《谒衡岳庙》：“手持杯导我掷，云此最吉馀难同。”下三字似乎趁韵，而实有工於押韵者。

“汲黯匡君切，廉颇出将频。直辞才不世，雄略动如神。”以下联贴上联也。“神女峰娟妙，昭君宅有无。曲留明怨惜，梦尽失欢娱。”犹前格也，特倒置下句耳。若“群盗哀王粲，中年召贾生。登楼初有作，前席竟为荣。宅入先贤传，才高处士名。异时怀二子，春日复含情”，未见其全篇如此，亦又一格也。

双字用於五一言为难，盖一联十字耳，苟轻易放过，则何所取也。老杜虽不以此见工，然亦每加之意焉。观其“纳纳乾坤大，行行郡国遥”，不用“纳纳”，则不足以见乾坤之大；不用“行行”，则不足以见道路之远。又“寂寂春将晚，欣欣物自私”，则一气转旋之妙，万物生成之喜，尽於斯矣。至若“汀烟轻冉冉，竹日净晖晖”，“湛湛长江去，冥冥细雨来”，“野迳荒荒白，春流泯泯清”，“地晴丝冉冉，江碧草纤纤”，“急急能鸣雁，轻轻不下鸥”，“檐影微微落，津流脉脉斜”，“相逢虽袞袞，告别莫匆匆”等句，俱不泛。若“济潭发发，春草鹿呦呦”，则全用《诗》语也。

老杜诗：“两边山木合，终日子规啼。”以“终日”对“两边”。“不知云雨散，虚费短长吟。”以“短长”对“云雨”。“桑麻深雨露，燕雀半生成。”以“生成”对“雨露”。“风物悲游子，登临忆侍郎。”以“登临”对“风物”。句意然，不觉其为偏枯，然终非法也。柳下惠则可，吾则不可。

诗在意远，固不以词语丰约为拘。然开元以後，五言未始不自古诗中流出，虽无穷之意，严有限之字，而视大篇长什，其实一也。如“旧里多青草，新

知尽白头”，又“两行灯下泪，一纸岭南书”，则久别乍归之感，思远怀旧之悲，隐然无穷。他如咏闲，则曰“坐歇青松晚，行吟白日长”。状景物，则曰“云霞出海曙，梅柳渡江春”。似此之类，词贵多乎哉？刘後村有云：“言意深浅，存人胸怀，不系体格。若气象广大，虽唐律不害为黄钟大吕。否则手操云和，而惊飚骇电，犹隐隐弦拨间也。”

周伯弓选唐人家法，以四实为第一格，四虚次之，虚实相半又次之。其说“四实”，谓中四句皆景物而实也。於华丽典重之间有雍容宽厚之态，此其妙也。昧者为之，则堆积窒塞，而寡於意味矣。是编一出，不为无补後学，有识高见卓不为时习熏染者，往往於此解悟。间有过於实而句未飞健者，得以起或者窒塞之讥。然刻鹄不成尚类鹜，岂不胜於空疏轻薄之为，使稍加探讨，何患不古人之我同也。

“四虚”序云：不以虚为虚，而以实为虚，化景物为情思，从首至尾声，自然如行云流水，此其难也。否则偏於枯瘠，流於轻俗，而不足采矣。姑举其所选一二云：“岭猿同旦暮，江柳共风烟。”又：“猿声知後夜，花发见流年。”若猿，若柳，若花，若旦暮，若风烟，若夜，若年，皆景物也。化而虚之者一字耳，此所以次於四实也。

“故人江海别，几度隔山川。乍见翻疑梦，相悲各问年。孤灯寒照雨，深竹暗浮烟。更有明朝恨，离杯惜共传。”“暮蝉不可听，落叶岂堪闻。共是悲秋客，那知此路分。荒城背流水，远雁入寒云。离杯惜共传。”“暮蝉不可听，落叶岂堪闻。共是悲秋客，那知此路分。荒城背流水，远雁入寒云。陶令门前菊，馀花可赠君。”前一首司空曙，後一首郎士元，皆前虚後实之格。今之言唐诗者多尚此。及观其作，则虚者枯，实者塞，截然不相通，徒驾宗唐之名而实背之也。其前实後虚者，即前格也，第反景物於上联，置情思於下联耳。如刘长卿“楚国苍山古，幽州白日寒。城池百战後，耆旧几家残”，则始可以言格。若刘商“晓晴江柳变，春梦塞鸿归。今日方知命，前年自觉非”，则下句几为上句压倒。

李杜之後，五言当学刘长卿郎士元，下此则十才子。（卢纶、吉中孚、韩、钱起、司空曙、李端、苗发、崔峒、耿、夏侯审也。）

七言律诗极不易，唐人以诗名家者，集中十仅一二，且未见其可传。盖语长气短者易流於卑，而事实意虚者又几乎塞。用物而不为物所赘，写情而不为情所牵，李杜之後，当学者许浑而已。周伯弓以唐诗自鸣，亦惟以许集谆谆诲人。今摭其警句可以为法者书於後，云：“风传鼓角霜侵戟，云卷笙歌月上楼。”“山殿日斜喧鸟雀，石潭波动戏鱼龙。”“潮寒水国秋砧早，月暗山城夜漏稀。”“日照蒹葭明楚塞，烟分杨柳见隋堤。”“潮生水郭蒹葭响，雨过山

城橘柚疏。”“野蚕成茧桑柘尽，溪鸟引雏蒲稗深。”《凌台》云：“湘潭云尽暮山出，巴蜀雪消春水来。”《洛城》云：“水声东去市朝变，山势北来宫殿高。”《金陵》云：“石燕拂云晴亦雨，江豚吹浪夜还风。”《书所见》云：“五夜有情随暮雨，百年无节待秋霜。”《卫将军庙》云：“汉业未兴王霸在，秦军才散鱼连归。”皆妙。其起结尤非中唐人可及。

赵嘏刘沧七言，间类许浑，但不得其全耳。

古乐府当学王建，如《凉州行刺促词》、《古钗行精卫词》、《老妇叹镜》、《短歌行》、《渡辽水》等篇，反覆致意，有古作者之风，一失於俗则俚矣。

或问放翁曰：“李贺乐府极今古之工，巨眼或未许之，何也？”翁云：“贺词如百家锦衲，五色炫耀，光夺眼目，使人不敢熟视，求其补于用，无有也。杜牧之谓稍加以理，奴仆命骚可也。岂亦惜其词胜！若《金铜仙人辞汉》一歌，亦杰作也。然以贺视温庭筠辈，则不侔矣。”

●卷三

李太白《北上行》，即古之《苦寒行》也。《苦寒行》首句云“北上太行山岗，艰哉何巍巍”，因以名之也。太白词有云：“磴道盘且峻，丛凌穹苍。马足蹶侧石，车轮摧高冈。又：“杀气毒剑戟，严风裂衣裳。”此正古词“羊肠坂诘屈，车轮为之摧。树木何萧瑟，北风声正悲。”太白又有“奔鲸夹黄河，凿齿屯洛阳。猛虎又掉尾声，磨牙皓秋霜”，亦古词“熊罢对我蹲，虎豹夹路啼。”又：“汲水涧谷阻，采薪陇坂长。草木不可餐，饥饮零露浆。”是亦古词“行行日已远，人马同时饥。担囊行取薪，斧冰持作糜”，特词语小异耳。陆士衡谢灵运诸作，亦不出此辙。若老杜则不然，曰：“汉时长安一丈雪，牛马毛寒缩如猬。”又：“冻埋蛟龙南浦缩，寒刮肌虜北风利。”一空故习矣。

老杜诗：“重露成涓滴，稀星乍有无。”前辈谓此联能穷物理之变，探造化之微。又有句云：“久露晴初湿，高云薄未还。”又：“晚照斜初彻，浮云薄未归。”虽不迫前作，然含悠扬不迫之意，他人未易及也。若“塞云多断续，连日少光辉。”又“蜀星阴见少，江雨夜闻多”。则又於前所称者不同也。

老杜多欲以颜色字置第一字，却引实字来，如“红入桃花嫩，青归柳叶新”是也。不如此，则语既弱而气亦馁。他如“青惜峰峦过，黄知橘柚来”，“碧知湖外草，红见海东云”，“绿垂风折笋，红绽雨肥梅”，“红浸珊瑚短，青悬薜荔长”，“翠深开断壁，红远结飞楼”，“翠乾危栈竹，红腻小湖莲”，“紫收岷岭芋，白种陆池莲”，皆如前体。若“白摧朽骨龙虎死，黑人太阴雷雨垂”，益壮而险矣。

老杜诗：“冬温蚊蚋在，人远凫鸭乱。”诗意谓因冬之温，故尚有蚊蚋，因人之远，故凫鸭得恣其乱，默有所寓也。韩子苍乃谓人远如凫鸭之乱，恐非公意。况此十字正是五言句法。

“牵牛出河西，织女处其东。万古永相望，七夕谁见同。神光竟难候，此事终朦胧。”观此则老杜不敢世俗说也。然又有诗云：“牛女年年渡，何曾风浪生。”

“无贵贱不悲，无贫富亦足。万古一骸骨，邻家递歌哭。”又：“祸首燧人氏，厉阶董狐笔。君看灯烛张，转使飞蛾密。”达道之言也，诗云乎哉？

《自京赴奉先》有云：“入门闻号咷，幼子饥已卒。吾宁舍一哀，里巷犹呜咽。所愧为人父，无_r盘餐。”《赴王十五会》云：“病身虚俊味，何幸饫儿童。”

“寄书问三川，不知家在否。比闻同罹祸，杀戮到鸡狗。几人全性命，尽室岂相偶。自寄一封书，今已十月后，反畏消息来，寸心亦何有！”乱离之后，杀戮殆尽，其能全家生免者几希矣，故反畏其消息之回。《忆昔》云：“洛阳宫殿烧焚尽，宗庙新除狐兔穴。伤心不忍问耆旧，复恐初从乱离说。”亦虑其动怀旧之悲也。

“干戈犹在眼，儒术岂谋身。”“_纡丸不饿死，儒冠多误身。”感愤之作也，曾何伤。若“儒术於我何有哉，孔丘盗跖俱尘埃”，叱圣人之名，而使之与盗贼同列，嘻！得罪於名教亦甚焉。或谓孟子曰舜跖之徒，舜与跖岂可徒耶，然为利为善之别，亦昭然矣。

《寄岑参》云：“沉吟坐秋轩，饭食错昏昼。”谓怀人之深，至忘昏昼也。《夔府咏怀》云：“奴仆何知礼，恩荣错与权。”谓小人之僭不可假借也。《至日》云：“何人错忆穷愁日，愁日随一线长。”《堂成》云：“旁人错比扬雄宅，懒惰无心作《解嘲》。”《呀鹘》云：“清秋落日已侧身，过雁归鸦错回首。”他如“尚错雄鸣管”，“错挥铁如意”及“举目贪看鸟，回头错应人”，“江边老翁错料事，眼暗不见风尘清”，虽出一手，而用之工拙，亦甚易辨。

《汉书》：“大儿孔文举，小儿杨德祖。”《最能行》云：“小儿学问止《论语》，大儿结束随商旅。”《徐卿二子歌》：“大儿九龄色清澈，秋水为神玉为骨。小儿五岁气食牛，满堂宾客皆回头。”《刘少府画山水歌》：“大儿聪明到，能添老树巅崖里。小儿心孔开，貌得山僧及童子。”本汉语也。

子厚：“西岑极远目，毫末皆可了。”老杜有“齐鲁青未了”。刘禹锡“一方明月可中庭”，老杜有“清池可方舟”。退之“绿净不可唾”，老杜“自为青城客，不咋青城地”，乃知老杜无所不有。

高《九日》诗云：“纵使登高断肠，不如独坐空搔首。”老杜有“羞将短发还吹帽，笑倩旁人为整冠”，亦反其事也。结句云：“明年此会知谁健，醉把茱萸仔细看。”与刘希夷“今年花落颜色改，明年花开复谁在”之意同。气长句雅，俱不及杜。戴叔伦《对月》云：“明年此夕游何处，纵有清光知对谁。”欲脱其胎而不可，盖才力不逮也。东坡用其意，作《中秋月》诗云：“此生此夜不长好，明月明年何处看。”遂成绝句。

高诗云：“林稀落日行人少，醉後无心怯路歧。”老杜有“前村山路险，归醉每无愁”，词简意工，孰臻其妙，学造语者宜知之。又如杨衡诗云：“正是忆山时，复送归山客。”张籍云：“长因送人处，忆得别家时。”卢象《还家》诗云：“小弟更孩幼，归来不相识。”贺知章云：“儿童相见不相识，笑问客从何处来。”语益换而益佳，善脱胎者宜参之。近时严坦叔《还家》诗，亦有“旧时巷陌浑忘记，却问新移来住人”，颇得知章之遗意。

老杜《得弟信》诗云：“浪传乌鹄喜，深负诗。”《喜观即到》诗云：“待尔嗔乌鹄，抛书示。”是皆用“”寓兄弟事。其忆之则云：“百战今谁在，三年望汝归。”别之则云：“数杯巫峡酒，百丈内江船。”又止於尽忆别之意，未尝用事也，亦何害其不为忆弟别弟之诗。其他与子侄之诗亦然。近因举许浑《示弟》诗，有云：“家贫为客早，路远得书稀。”或谓不见示弟之意，不足为佳，似未尝读杜诗也。

好句易得，好联难得，如“池塘生春草”之类是也。唐人：“天势围平野，河流入断山。”“朽关生湿菌，倾屋照斜阳。”“风兼残雪起，河滞断冰流。”“兴阑啼鸟换，坐久落花多。”“客寻朝磬至，僧背夕阳归。”“废巢侵烧色，荒冢人入锄声。”“石梯迎雨润，沙井带潮碱。”“迸笋侵窗长，惊蝉出树飞。”下句皆胜於上。老杜固不当以此论其工拙，然亦时有此作。如“地卑荒野大，天远暮江迟”，“乱云低薄暮，急雪舞回风”，“深山催短景，乔木易高风”，“岸风翻夕浪，舟雪洒寒灯”，“风筝吹玉柱，露井冻银床”，“薄云岩际宿，孤月浪中翻”，“远鸥浮水静，轻燕受风斜”等句，皆不免此病。

“十日君家把酒杯，六年波浪与尘埃不知乌石冈边路，到老相寻得几回。”人谓此诗本顾况“一别二十年，人堪几回别”之句。予读老杜《别唐十五》诗云：“九载一相逢，百年能几何。”顾之意或原於此。张籍有绝句云：“山东二十馀年别，今日相逢在上都。说尽向来无限事，相看摩捋白髭须。”句不同而意极长。使後人能於其中易以一字，则不足以为绝句。贾岛亦有“旧国别多日，故人无少年”，与张意同。

韩《落花》诗：“总得苔遮犹慰意，便教泥污更伤心。”弱甚。老杜有

“纵教醉里风吹尽，可待醒时雨打稀”，去辈远矣。王建亦有“且愿风留著，唯愁日炙销”，正堪与诗上下。

诗用古人名字，前辈谓之点鬼簿，盖恶其为事所使也。如老杜“但见文翁能化俗，焉知李广不封侯”，“今日朝廷须汲黯，中原将帅忆廉颇”等作，皆借古以明今，何患乎多？李商隐集中半是古人名字，不过因事造对，何益於诗？至有一篇而叠用者，如《茂陵》云：“玉桃偷得怜方朔，金屋修成贮阿娇。谁料苏卿老归国，茂陵松柏雨萧萧。”此犹有微意。《牡丹》诗云：“锦帟初见卫夫人，绣被犹堆越鄂君。石崇蜡烛何曾翦，荀令香炉可待熏。”不切甚矣。

诗人形容新台之事，不过曰：“新台有 Γ ，河水 イイ 。燕婉之求，不鲜。”形容公子顽之事，不过曰：“墙有茨，不可扫也。中之言，不可道也。所可道也，言之也。”如是而已。李商隐咏真妃之事，则曰：“平明每幸长生殿，不从金舆唯寿王。”彰君之恶也。圣人答陈司败知礼之问，恐不尔也。又：“未免被他褒女笑，只教天子暂蒙尘。”又：“君王若道能倾国，玉辇何由过马嵬。”又：“如何四纪为天子，不及卢家有莫愁。”皆有重色轻天下之心，大抵商隐之诗类如此。如《东阿王》云：“君王不得为天子，半为当年赋洛神。”曼倩词云：“如何汉殿穿针夜，又向窗中觑阿环。”至有“赵后楼中赤凤来”之句，发乎情止乎礼义之意安在？

人知许浑七言，不知许五言亦自成一家。知刘长卿五言，不知刘七言亦高。许五言如：“树色随山迥，河声入海遥。”“月高花有露，烟合水无风。”“别马嘶营柳，惊鸟散井桐。”“海风闻鹤远，潭日见鱼深。”全篇如《示弟》云：“自尔出门去，泪痕常满衣。家贫为客早，路远得书稀。文字谁人识，烟波几日归？秋风正摇落，孤雁又南飞。”长卿七言，《登馀干古城》云：“孤城上与白云齐，万元古萧条楚水西。官舍已空秋草绿，女墙犹在夜乌啼。平沙涉涉来人远，落日亭亭向客低。沙鸟不知陵谷变，朝来暮去弋阳溪。”其他散句如：“汉口夕阳斜渡鸟，洞庭秋水远连天。”“江上月明胡雁过，淮南木落楚山多。”“细雨湿衣看不见，闲花落地听无声。”措思削词皆可法。馀则珠联玉映，尤未易遍述也。

许浑绝句亦佳，但句法与律诗相似，是其所短耳。《学仙》云：“闻有三山不知处，茂陵松柏满西风。”《缙仙庙》云：“曲终飞去不知处，山下碧桃春自开。”《秋思》云：“高歌一曲掩明镜，昨日少年今白头。”皆无衰靡之气。若《旌儒庙》云：“庙前亦有商山路，不学老翁歌《紫芝》。”《四皓庙》云：“山酒一卮歌一曲，汉家天子忌功臣。”则雄拔藻丽之中，有一段议论在，又与前作不侔矣。其《始皇墓》云：“一种青山秋草里，路人惟拜汉文陵。”曹邴亦有“行人上陵过，却拜扶苏墓”，扶苏非有德於人者，意亦不如许

“风定花犹落，鸟鸣山更幽。”前辈谓上句置静意於动中，下句置动意於静中，是犹作意为之也。刘长卿“片云生断壁，万壑遍疏钟”，其体与前同，然初无所觉，咀嚼既久，乃得其意。

《有所思》，古乐府云：“有所思，思昔人，曾闵二子善养亲。和颜色，奉昏晨，至诚通神明。”传者一失於正，遂致庾肩吾有“拂匣看离扇，開箱见别有衣。”吴均有“春风惊我心，秋露伤君发。”至卢仝则云：“当时我醉美人家，美人颜色娇如花。今日美人弃我去，青楼珠箔天之涯。”岂亦传习之误耶？或谓仝此诗自有所寓云。

崔豹《古今注》曰：《札梁妻》者，札殖妻妹朝日所作也。殖战死，妻曰：“上无父，中无夫，下无子，人生之苦至矣。”乃抗声长哭，札都城感之而颓，遂投水死。其妹悲姊之贞，乃作歌，名曰《札梁妻》焉。梁，殖之字也。

《列女传》曰：“齐庄公袭莒，殖战而死。”僧贯休乃云：“秦之无道兮四海枯，筑长城兮遮北胡。筑人筑土一万里，札梁贞妇啼呜呜。上无父兮中无夫，下无子兮孤复孤。一号城崩塞色苦，再号札梁骨出土。疲魂饥魄相逐归，陌上少年毋相非。”味其词，则札梁乃秦之筑城卒，其妻亦未尝死也。（殖战而死下，似有脱文。）

吴融“见多邻犬遥相认，来惯幽禽近不惊”，与雍陶“初归山犬翻惊主，久别江鸥却避人”之句同。白乐天“想得家中夜深坐，还应说著远行人”，语颇直，不如王建“家中见月望我归，正是道上思家时”有曲折之意。刘商《柳》诗“几回离别折欲尽，一夜春风吹又长”，不如乐天《草》诗“野火烧不尽，春风吹又生”语简而思畅。或又谓乐天此联，不如“春入烧痕青”之句。

吴融《秋树》诗云：“晓烟散去阴全薄，明月临来影半空。”姚伦：“乱声千叶下，寒影一巢孤。”或许其有摹写之工。刘方平有“万影皆因月，千声各为秋”，亦佳，但不题树。然起句云“林塘夜泛舟，虫响荻飕飕”，引带而下，顿觉精彩。卢纶《山中古木》云：“坠叶鸣荒竹，斜根拥断蓬。半侵山影里，长在水声中。”思致亦不浅。

●卷四

唐人绝句，有意相袭者，有句相袭者。王昌龄《长信宫》云：“玉颜不及寒鸦色，犹带昭阳日影来。”孟迟《长信宫》亦云：“自恨轻身不如燕，春来还绕御帘飞。”王建《绮岫宫》云：“武帝去来红袖尽，野花黄蝶领春风。”鲍溶《隋宫》云：“炀帝春游古城在，坏宫芳草满人家。”张乔《寄维扬友》云：“月明记得相寻处，城锁东风十五桥。”杜牧《怀吴中友》云：“惟有

别时今不忘，暮烟秋雨过枫桥。”韦应物《访人》云：“怪来诗思清人骨，门对寒流雪满山。”王涯《宫词》云：“共怪满衣珠翠冷，黄花瓦上有新霜。”又杜牧《沈下贤》云：“一夕小敷山下路，水如环月如襟。”白乐天《暮江吟》云：“可怜九月初三夜，露似真珠月似弓。”刘长卿《送朱放》云：“莫道野人无外事，开田凿井白云中。”韩《即目》云：“须信闲中有忙事，晓来冲雨觅渔师。”此皆意相袭者。又杜牧《送隐者》云：“公道世间唯白发，贵人头上不曾饶。”高蟾《春》诗云：“人生莫遗头如雪，纵得春风亦不消。”贺知章《还家》云：“儿童相见不相识，却问客从何处来。”雍陶《过故宅看花》云：“今日主人相引看，谁知曾是客移来。”贾岛《渡桑乾》云：“客舍并州已十霜，归心日夜忆咸阳。无端更渡桑乾水，却望并州是故乡。”李商隐《夜雨寄人》云：“君问归期未有期，巴山夜雨涨秋池。何当共翦西窗烛，却话巴山夜雨时。”此皆袭其句而意别者。若定优劣，品高下，则亦昭然矣。

七言仄韵，尤难於五言。长孙佐辅有诗云：“独访山家歇还涉，茅屋斜连隔松叶。主人闻语未开门，绕篱野菜飞黄蝶。”好事者或绘为图。柳子厚云：“南州溽暑醉如酒，隐几熟眠开北牖。日午独觉无馀声，山童隔竹敲茶臼。”言思爽脱，信不在前诗下。高骈云：“清溪道士人不识，上天下天鹤一只。洞门深锁碧窗寒，滴露研朱点《周易》。”骈为吕用之所给，至於杀身亡家而不悟，固无足取，然此等辞语，决非尘埃人可道。

唐人五言四句，除柳子厚《钓雪》一诗之外，极少佳者。今偶得四首，漫录於此。《玉阶怨》云：“玉阶生白露，夜久侵罗袜。却下水晶帘，玲珑望秋月。”《拜月》云：“开帘见月时，便即下阶拜。细语人不闻，北风吹裙带。”《芜城怀古》云：“风吹城上树，草没城边路。城里月明时，精灵自来去。”《秋日》云：“返照入闾巷，忧来与谁语？古道无人行，秋风动禾黍。”前二篇备婉变之深情，後两首抱荒寂之馀感。

王昌龄《从军行》云：“百战苦风尘，十年履霜露。虽投定远笔，未坐将军树。早知行路难，悔不理章句。”怨其有功未报也。岑参云：“早知逢世乱，少小漫读书。悔不学弯弓，向东射狂胡。”悲其所遇非时也。意虽反而实同。

岑参诗：“疲马卧长坂，夕阳下通津。山风寒空林，飒飒如有人。”贾岛云：“数里闻寒水，山家少四邻。怪禽啼旷野，落日恐行人。”远途凄惨之意，毕见於此。

王维《寄崔郑二山人》云：“郑生老泉石，崔子老丘樊。卖药不二价，著书仍万言。息阴无恶木，饮水必清源。予贱不及议，斯人竟谁论。”是时维官

必未显也。《送邱为》云：“知尔不能荐，羞称献纳臣。”则可言而不言。蔡毋潜之落第，孟浩然之斥还，岂亦维煤之荐之不力也？

诗人发兴造语，往往不约而合。如“雨中山果落，灯下草虫鸣”，王维也。“树初黄叶日，人欲白头时”，叶天也。司空曙有云：“雨中黄叶树，灯下白头人。”句法王而意参白，然诗家不以为袭也。

杨衡诗云：“落叶寒拥壁，清霜夜沾石。正是忆山时，复送归山客。殷勤一尊酒，晓月当窗白。”语意清脱，略无尘土纷华之气。及读其《白词》，则有云：“蹑珠履，步琼筵，轻身起舞红烛前。”又：“凉风萧萧漏水急，月华泛滟红莲湿，牵裙揽带翻成泣。”又：“金壶半倾芳夜促，梁尘霏霏暗红烛。”全类李长吉。谓与前诗同出一啄，吾不信也。其《看花》小句亦佳，诗云：“都无看花意，偶到树边来。可怜枝上色，一一为愁开。”

苏涣有变律诗二首，其一云：“养蚕为素丝，叶尽蚕不老。倾筐对空林，此意向谁道。一女不得织，万夫受其寒。一夫不得意，四海行路难。”言语如此，则涣亦非寻常之盗也。

高适诗：“二月犹北风，天阴雪冥冥。寥落一室中，怅然惭百龄。苦愁正如此，门柳复青。”皇甫冉云：“岸有经霜草，林有故年枝。俱应待春色，独使客心悲。”不如适气长而有生意。渊明《归去词》云：“木欣欣以向荣，泉涓涓而始流。善万物之得时，感吾生之行休。”冉述之也。

老杜《入六弟宅》诗云：“令弟雄军佐，凡才污省郎。”李嘉云：“故乡那可到，令弟独能归。”初谓唐人自有此称，及读谢灵运《酬惠连》诗云：“末路值令弟，开颜披心胸。”乃知不始唐人也。

老杜《萤火》诗：“幸因腐草出，敢近太阳飞。未足临书卷，时能点客衣。随风隔幔小，带雨傍林微。十月清霜重，飘零何处归。”韩退之云：“朝蝇不须驱，暮蚊不可拍。蝇蚊满八区，可尽与相格？得时能几时，与汝恣啖咋。凉风九月到，扫不见踪迹。”疾恶之意一也。然杜微婉而韩急迫，岂亦目击仁丕文辈专恣而恶之耶？

退之《南山》诗云：“延延离又属，叛还覩。喁喁鱼闯萍，落落月经宿。りり树墙垣，架库廐。参参削剑戟，焕焕衔莹。敷敷花披萼，屋携二。悠悠舒而安，兀兀狂以狃。起起山犹奔，蠢蠢骇不懋。”连十四句皆用双字起，盖亦古诗“青青河畔草，郁郁园中柳”之意。

退之序孟东野诗云：东野之诗，其高出魏晋，不懈而及於古，其他浸淫乎汉氏矣。又荐之以诗云：“有穷者孟郊，受材实雄骜。冥观洞古今，象外逐幽好。横空盘硬语，妥帖力排。敷柔肆纤馀，奋猛卷海潦。荣华肖天秀，捷疾逾响报。”东坡读东野诗，乃云：“孤芳擢荒秽，苦语馀《诗骚》。水清石凿凿

，湍急不受篙。初如食小鱼，所得不偿劳。又如煮彭越，竟日嚼空螯。要当斗僧清，未足当韩豪。人生如朝露，日夜火消膏。何苦将两耳，听此寒虫号。”退之进之如此，而东坡贬之若是，岂所见有不同耶？然东坡前四句，亦可谓巧於形似。

东野《长安道》诗云：“胡风激秦树，贱子风中泣。家家朱门开，得见不可入。长安十二衢，投树岛亦急。高阁何人家，笙簧正喧吸。”气促而词苦，亦可怜也。退之有赠孟之诗云：“长安交游者，贫富各有徒。亲朋相过时，亦各有以娱。陋室有文史，高门有笙竽。何能辨荣悴，且欲分贤愚。”亦广其意而使之安其贫也。

退之志虢州司户韩炭墓，止称其父祖之能。太学博士李于墓，惟辨其服药之误。若殿中少监马继祖墓，则哀其四十年间哭三世耳。子厚亦然。秘书姜墓，谓其生三日，即授六品官，及嗜音蓄妓。襄阳丞赵公矜墓，亦独记其子求铭之事。又温县主簿韩慎墓，不过曰：“生也以其弟之恭，知君之为友；没也以其弟之戚，知君之为爱。”古人志实不少假，今则不然，真谀墓也。

退之铭墓，其词约，子厚铭墓，其词丰，各炫其长也。子厚独铭覃季子墓云“困其独，丰其辱”，两句而已。

子厚与李睦州论服气书，末云：“愿椎肥牛，击大豕，群羊，以为兄饩；穷陇西之麦，殫江南之稻，以为兄寿。盐东海之水以为咸，醯殫仓之粟以为酸，极五味之，致五脏之安，心恬而志逸，貌美而身胖。”退之，李博士服丹致毙，志其墓云：“五三牲，盐醯果蔬，人所常御。今惑者曰五令人夭，当务减节。盐醯以济百味，豚鱼鸡三者古以养老，反曰是皆杀人，不可食。不信常道，临死乃悔。”子厚戒之於其生，退之志之於其死，服丹与气，诚不若饮食之常也。古诗云：“服药求神仙，多为药所误。不如饮美酒，被服纁丸与素。”此二文之本。

退之《纪梦》云：“我能屈曲自世间，安能从汝巢神山。”《游青龙》云：“忽惊颜色变韶稚，却信灵仙非怪诞。”又《谢自然》云：“檐楹气明灭，五色光属联。须臾自轻举，飘若风中烟。”信且见矣。《华山女》云：“豪家少年岂知道，来绕百匝脚不停。云窗雾扃事恍惚，重重翠幔深金屏。仙梯难攀俗缘重，浪凭青鸟通丁宁。”又《谁氏子》云：“或云欲学吹凤笙，所慕灵妃媲萧史。”非不信且见，故从而斥之也。

联句，或二人三人，随其数之多寡不拘也。其法则不同。有跨句者，谓连作第二第三句，《城南》等作是也；有一人一联者，《会合遣兴》等作是也。有一人四句者。《有所思》等作是也。《遣兴联句》，东野云：“我心随月光，写君庭中央。”退之云：“月光有时晦，我心安所忘。”词贯意串，如同一

喙。不然，则真四公子棋耳。

东野诗云：“静木有恬翼，潜波无躁鳞。乃知喧竞场，莫处君子身。”盖谓君子之立身，不容不择其所。《寓言》云：“谁谓碧山曲，不废青松直。谁谓浊水泥，不污明月色。”是又欲和光而同尘也。下句亦本太白“独漉水中泥，水浊不见月”，第反其意耳。

王荆公谓老杜“暝色赴春愁”，下得“赴”字大好，若下“见”字、“起”字即小儿言语。予观唐诗，知此句乃皇甫冉诗，荆公误记也。其诗云“暝色赴春愁，归人南渡头。渚烟空翠合，湖月碎光流”云云。王昌龄亦有“寒鸟赴荒园”之句，似不逮前。虽句中不可无好字，亦看人用之何如耳。岑参有句云：“愁雨悬空山。”“悬”字不易及。裴说用之云：“岳面悬青雨。”点化既工，尤胜於岑。李峤有“星月悬秋汉”，唐僧有“雪溜悬南岳”，又“悬灯雪屋明”，皆於“悬”字上见工。

老杜《泉》诗有云：“明涵客衣净，细荡林影趣。”“涵”“荡”二字，曲尽形容之妙。严维《咏泉》亦云：“独映孤松色，殊分众鸟喧。”颇得老杜活法。又张鼎咏《僧舍小池》云：“冷光摇砌锡，疏影露枝猿。”人皆知其“摇”“露”二字有功，殊不知其用心实在“砌”字“枝”字之上，熟参者始知之。唐人又有“映地为天色，飞空作雨声”，“窥鱼光照鹤，洗钵影摇僧”，皆咏泉之作也。

前辈云，诗家病使事太多，盖皆取其与题合者类之，如此乃是编事，虽工何益。李商隐《人日》诗云：“文王喻复今朝是，子晋吹笙此日同。舜格有苗旬太远，周称流火月难穷。缕金作胜传荆俗，翦采为人起晋风。独想道衡诗思苦，离家恨得二年中。”正如前语。若《隋宫》诗云：“玉玺不缘归日角，锦帆应是到天涯。”又《筹笔驿》云：“管乐有才真不忝，关张无命欲何如。”则融化斡旋如自己出，精粗顿异也。

商隐又有题《新创河亭》诗云：“河蛟纵玩难为室，海蜃遥惊耻化楼。”不过蛟室蜃楼耳，而点化如此。世称王禹玉“凤辇鳌山”之句，本斯意也。

“虹收青嶂雨，鸟没夕阳天。”“月澄新涨水，星见欲销云。”“池光不受月，野气欲沉山。”“城窄山将压，江宽地共浮。”“秋应为红叶，雨不厌苍苔。”皆商隐诗也，何以事为哉？又《落花》云：“落时犹自舞，扫後更闻香。”《梅花》云：“素娥唯与月，青女不饶霜。”尤妙。若“江海三年客，乾坤百战场”，则绝类老杜。

李商隐《贾谊》诗云：“可怜夜半虚前席，不问苍生问鬼神。”韩云：“如今冷笑东方朔，唯用诙谐侍汉皇。”又：“长卿为《长门赋》，未识君臣际会难。”皆反其事而言之。是时韩在翰林，故出此语，视李为切。

韩在唐末粗有可取者，如“沙头有庙青林合，驿步无人白鸟飞”，“细水浮花归别浦，断云含雨入孤村”，“白髭兄弟中年後，瘴海程途万里长”，五言如“鸟啼深不见，人语静先闻”，虽神气短缓，亦微有深致。其《秋夜忆家》绝句云：“垂老何时见弟兄，背灯悲泣到天明。不知短发能多少，一滴秋霖白一茎。”凄楚可悲，亦善於词者，若“挟弹少年多害物，劝君莫近五陵飞”，又“萧艾转肥兰蕙瘦，可能天亦妒馨香”，是直讪耳。诗人比兴扫地矣。

●卷五

阮嗣宗《咏怀》云：“开轩临四野，登高望所思。丘墓蔽山冈，万代同一时。千秋万岁後，荣名安所之！”可谓混贵贱之殊，尽死生之变。老杜云：“五侯与蝼蚁，同尽随丘墟。”则简而妙矣。又刘越石《答卢谡》云：“何以赠子，竭心公朝。”老杜《送严武》云：“公若登台辅，临危莫爱身。”鲍照《东武吟》云：“将军既下世，部曲亦罕存。”老杜《哭严仆射》云：“素幔随流水，归舟返旧京。老亲如夙昔，部曲异平生。”善用古者自不同。若“丈人试静听，贱子请具陈”，则又用鲍明远“主人且勿喧，贱子歌一言”之句。又“身轻一鸟过”，亦用张景阳诗。张诗云：“人生海内，忽如鸟过目。”

左太冲《咏史》云：“吾希段干木，偃息藩魏君。吾慕鲁仲连，谈笑却秦军。”皮日休《七爱》云：“吾爱房与杜，贫贱共联步。”又云：“吾爱李太尉，崛起定中原。”仿前诗也。

罗隐《陇头水》云：“借问陇头水，年年恨何事？全疑呜咽声，中有征人泪。”于云：“借问陇头水，终年恨何事？深疑呜咽声，中有征人泪。”所赋同，造语同，未有议其非者，今人则岂无剽窃之疑。又如皇甫冉诗云：“巫峡见巴东，迢迢出半空。云藏神女馆，雨到楚王宫。朝暮泉声落，寒暄树色同。清猿不可听，偏在九霄中。”李端云：“巫山十二峰，皆在碧虚中。回合云藏日，霏微雨带风。猿声寒过水，树色暮连空。愁向高唐望，清秋见楚宫。”句意亦同。

宋玉《高唐赋》云：“昔楚襄王与玉游於云梦之台，望高唐之观，其上独有云气。王曰：‘此何气也？’玉对曰：‘昔先王尝梦见一妇人曰：妾巫山之女也，闻君游高唐，愿荐枕席。王因幸之。’”又《神女赋》云：“襄王使玉赋高唐之事，其夜五寝，梦与神女遇。”详其所赋，则神女初幸於怀，再幸於襄，其诬蔑亦甚矣。流传未泯，凡此山之片云滴雨，皆受可疑之谤，神果有知，则亦必抱长愤於沈冥恍惚之间也。于有诗云：“何山无朝云，彼云亦悠扬。何山无暮雨，彼雨亦苍茫。宋玉恃才者，凭虚构高唐。自重文赋名，荒淫归楚襄。峨峨十峰，永作妖鬼乡。”或可以泄此愤之万一也。

常建《吊王将军墓》云：“嫫姚北伐时，深入强千里。战馀落日黄，军败鼓声死。尝闻汉飞将，可夺单于垒。今与山鬼邻，残兵哭辽水。”哀之至矣。第二联尤妙。祖咏有《夕次辅田店》诗，亦与前格相类，诗云：“前路入郑郊，向经百馀里。马烦时欲歇，客归程未已。落日桑柘阴，遥村烟火起。西还不遑宿，中夜渡京水。”秀整而韵不缓，且曲尽旅行之意。咏又有“风帘摇竹影，秋雨带虫声”。又“远树低苍垒，孤山出草城”。亦钱郎之亚也。

“既老又不全，始得离边城。一枝假枯木，步步向南行。去时日一百，来时一月程。常恐道路旁，掩弃狐兔莹。所愿死乡里，到日不愿生。闻此哀怨词，念念不忍听。惜无异人术，倏忽具尔形。”右赵微明《回军跛者》之诗，只读起句，不必看题目，亦必知为此诗矣。所谓“去时日一百，来时一月程”，则前月行军之速，今日被疾而归，曲见於此。又“所愿死乡里，到日不愿生”，百世之下，诵之犹惨然，其时可知也。结句用事尤著题，且有不尽之哀。卢纶《逢病军人》诗云：“行多有病住无粮，万里还乡未到乡。蓬鬓哀吟古城下，不堪秋气入金疮。”驱驾虽未及前，而凄苦之意，殆无以过，起句亦盖。

刘沧《咸阳》云：“渭水故都秦二世，咸阳秋草汉诸陵。”唐彦谦《蒲津河亭》云：“烟横博望乘槎水，日上文五避雨陵。”论句法则刘不及唐，然序怀感之意，得讽兴之体，则刘诗胜。若崔曙《登望仙台》云：“三晋云山皆北向，二陵风雨自东来。”思优柔而语益健矣。刘沧下联云：“天空绝塞闻边雁，叶尽孤村见夜灯。”视许浑“高树有风闻夜磬，远山无月见秋灯”，尤为工妥。王荆公“已无船舫犹闻笛，远有楼台只见灯”之句，必自此联出也。

刘湾《云南行》云：“妻行求死夫，父行求死子。”且丧乱之世，妻倚夫而苟生，父恃子而送死者，今皆先其身而夭，则鰥寡孤独，失其所矣。但词伤於直。潘安仁《关中》诗云：“肝脑涂地，白骨交衢。夫行妻寡，父出子孤。”亦欠包涵之工。

潘安仁《悼亡》云：“望庐思其人，入室想所历。”悲有馀而意无尽。江文通拟之云：“明月入绮窗，仿佛想蕙质。”工於述者也。白乐天用之云：“手携稚子夜归院，月冷房空不见人。”又任彦升《哭人》云：“宁知安歌日，非君撤瑟辰。”白乐天亦用之云：“当君白首同归日，是我青山独往时。”

白乐天《杨柳枝》云：“陶令门前四五树，亚夫营里百千条。何以东都正二月，黄金枝映洛阳桥。”刘禹锡云：“金谷园中莺乱啼，铜驼陌上好风吹。城东桃李须臾尽，争似垂杨无限时。”张祜云：“凝碧池边敛翠眉，景阳楼下绾青丝。那胜妃子朝元阁，玉手和烟弄一枝。”薛能云：“和风烟树九重城

，夹路春阴十万营。惟向边头不堪望，一株憔悴少人行。”三诗皆仿白，独薛能一首变为凄楚耳。李商隐亦有二绝，立意颇新。其词云：“暂凭尊酒送无そ，莫损愁眉与细腰。人世死前唯有别，春风争拟惜长条。”“含烟惹雾每依依，万绪千条拂落晖。为报行人休尽折，半留相送半迎归。”

商隐别有《柳枝词》，味共序，柳枝乃商隐从昆让山邻家之女，因悦商隐《燕台诗》，遂通其约，且以後三日为期。会友人盗商隐卧装先去，不果留，嗣後竟为他人所有。诗中所谓“嘉瓜引蔓长，碧玉冰寒浆。东陵虽五色，不忍值牙香”，非不忍也，不果也。若“玉作弹棋局，中心亦不平”，又“如何湖上望，只是见鸳鸯”，亦惜其不终遇之意。

商隐诗：“斗鸡回玉勒，融麝暖金。玳瑁明珠阁，琉璃冰酒缸。”七言云：“不收金弹抛林外，却惜银床在井头。采树转灯珠错落，绣檀回枕玉雕鏤。”金玉采绣，排比成句，乃知号“至宝丹”者，不独王禹玉也。

刘长卿有《湘中纪行》十诗，《花石潭》有云：“水色淡如空，山光复相映。”《浮石濑》云：“秋色照萧湘，月明闻荡桨。”《横龙渡》云：“乱声沙上石，倒影云中树。”皆胜语也。他如“天光映波动，月影随江流”，又“入夜翠微里，千峰明一灯”，又“潮气和楚云，夕阳映江树”，又“卷帘高楼上，万里看日落”，词妙气逸，如生马不为疆络所掣，读之使人飘飘然有凭虚御风之意。谓其思锐才窄者，不亦诬矣。

刘长卿《王昭君歌》云：“自矜娇艳色，不顾丹青人。那知粉绘能相负，却使容华翻作吴身。上马辞君嫁骄虏，玉颜对君啼不语。北风雁急浮云秋，万里独见黄河流。纤腰不复汉宫宠，双蛾长向胡天愁。琵琶弦中苦调多，萧萧羌笛声相和。谁怜一曲传乐府，能使千秋伤绮罗。”《铜雀台》尾句云：“春风不逐君王去，草色年年旧宫路。宫中歌舞已浮云，空指行人来往处。”皆反覆包蓄，得古风体。他如：“朔风萧萧动枯草，旌猎猎榆关道。汉月何曾照客愁，胡笳只解催人老。”又：“横笛能留孤客愁，绿波澹澹如不流。商声寥亮羽声苦，江天寂历江枫秋。”如此等作，尤不可以五言掩其美。

郑谷《鹧鸪》诗云：“雨昏青草湖边过，花落黄陵庙里啼。”不用钩格磔等字，而鹧鸪之意自见，善咏物者也。人惟传其《海棠》一联耳。又有句云：“潮来无别浦，木落见他山。”李洞有“楼高惊雨阔，木落觉城空”，非不佳，但“惊”“觉”两字失於有意，不若谷诗之自在。然谷他作，多卑弱无气。

张祜《公子》诗云：“红粉美人擎酒劝，锦衣年少臂鹰随。”公子之富贵可知已。顾况云：“双镫悬金缕鹞飞，长衫刺雪生犀束。”不过形容其车马衣服之盛耳。然末句云：“入门不肯自升堂，美人扶踏金阶月。”气象不侔矣。

雍陶云：“金鞭留当谁家酒，拂柳穿花信马归。”公子岂空囊而出耶？若改“留”字为“戏”字，犹可也。

唐人咏太和公主还宫诗极多，惟李频一联最佳，词云：“禁花半老曾攀树，宫女多非旧识人。”其他五言如“河声入峡急，地势出关低”，“秋尽虫声急，夜深山雨重”，可与十才子并驱。

李赞皇《桂花曲》云：“仙女侍，董双成，桂殿夜凉吹玉笙。曲终却从仙官去，万户千门空月明。”钱起云：“曲终人不见，江上数峰青。”虽词约而深，不出前意也。赞皇诗，人少知之，而钱以此名世，亦可见幸不幸耳。

“马上相逢久，人中欲认难。”“问姓惊初见，称名忆旧容。”“乍见翻疑梦，相悲各问年。”皆唐人会故人之诗也。久别倏逢之意，宛然在目，想而味之，情融神会，殆如直述。前辈谓唐人行旅聚散之作，最能感动人意，信非虚语。戴叔伦亦有“岁月不可问，山川何处来”，意稍露而气益畅，无愧於前也。

诗用生字，自是一病。苟欲用之，要使一句之意，尽於此字上见工，方为稳帖。如唐人“走月逆行云”，“芙蓉抱香死”，“笠卸晚峰阴”，“秋雨慢琴弦”，“松凉夏健人”，“逆”字“抱”字“卸”字“慢”字“健”字，皆生字也，自下得不觉。

戎昱诗云：“远客归去来，在家贫亦好。”乐天云：“始知为客苦，不及在家贫。”唐僧善生云：“纵然为客乐，争似在家贫。”皆本古诗“客行虽云乐，不如早旋归”。太折亦有“锦城虽云乐，不如早还家。”

唐僧澹交《写真》诗云：“图形期自见，自见却伤神。已是梦中梦，更逢身外身。水花凝幻质，墨采聚空尘。堪笑予兼尔，俱为未了人。”或称其了死生，齐物我。予谓此诗谓之不着题，不可也。若论见识，则譬犹盲者之捕蝉耳，求其声尚不可得，况其形乎？清尚《哭僧》诗云：“水流元在海，月落不离天。”斯可以言悟。

张乔多有好绝句，《河湟旧卒》云：“少年随将讨河湟，白首清时返故乡。十万汉家零落尽，独吹边曲向残阳。”《渔父》云：“首戴圆荷发不梳，叶舟为宅水为居。沙头聚看人如市，钓得澄江一尺鱼。”不独“城锁东风十五桥”之句也。又：“兄弟江南身塞北，雁飞犹自半年馀。夜来因得还乡梦，起读前秋转海书。”亦籍牧之亚。

“情新因意胜，意胜逐情新。”上官仪诗也。王驾有“雨前初见花间蕊，雨後全无叶底花”，脱胎工矣。人以为此格自驾始，非也。或又谓为荆公所作，亦非也。

“鸽坠霜毛落定僧”，“寒将发定衣”，“坐石鸟疑死”，又“萤入定僧

衣”，非衲子亲历此境，不能道也。若“万里八九月，一身西北风”，“七千里外一家住，十二峰前独自行”，行脚之作也。上联则沈期“五湖三亩宅，万里一归人”，下联则柳子厚“一十年前南渡客，四千里外北归人”。

“枫根支酒瓮，鹤虱落琴床。”贯休诗也。“鹤虱”两字，未有人用。又“童子念经深竹里，猕猴拾虱夕阳中”，亦生。

唐僧诗，除皎然灵彻三两辈外，馀者率皆衰败不可救，盖气宇不宏而见闻不广也。今择其稍胜者数联於后。清塞云：“丛桑山店迥，孤烛海船深。”“寒扉关雨气，风叶隐钟音。”“饥鼠缘危壁，寒狸出坏坟。”齐己云：“只有照壁月，更无吹叶风。”（《听泉》）“湘水泻秋碧，古风吹太清。”（《听琴》）贯休云：“好山行恐尽，流水语相随。”“壑风吹磬断，杉露滴花开。”子兰云：“疏钟摇雨脚，积水浸云容。”怀浦云：“月没栖禽动，霜晴冻叶飞。”亦足以见其清苦之致。

景文，亦良士也，掇拾古人前後歌诗句语，评品颇当，汇而成帙，名之曰《对床夜语》。缅想金玉良友，清宵霏屑，悠然不碍日出事，非筹夜者之一奇观乎？则其为人脱略无滞留，诚得张弛之宜也。若曰供长日展玩，岂其宜哉？用是敢翻梓不废。时正德十六年八月十五日太学生江阴陈沐新之识。

景文号药庄，钱塘人，南宋太学生，尝与高菊间姜白石诸人游。咸淳丙寅，同叶李萧规等上书底贾似道，似道以泥金饰斋扁事罪之，分窜琼州。其行诣卓然，殆陈东欧阳澈之流，非如江湖诗人，仅以风雅自命而已。所著《夜语》一编，词约理胜，深得说诗之旨。景定间，南康冯去非为之序，谆谆以名节相勉，景文卒亦不负其言，斯可谓之知己矣。历岁浸久，渐泯其传，杭人鲜有能举其姓氏者。予因取家塾旧钞，正以前明活字印本，梓而行之。盖亦惟其人，不徒以其言也。景文当元世祖时，程钜夫奉诏求贤，与赵孟頫同荐于朝，授江浙儒学提举，不赴，後以子拱为无锡教授，遂即邑之茅场里居焉。故其行事，略见于《无锡流寓志》。近钱唐厉孝廉鹗笺《绝妙好词》，则云以程钜夫荐，擢江浙儒学提举，转长兴丞，有《药庄废稿》。当别有所据。予所见林[C160]斋集中《题范蟾文诗稿》一律云：“研玩新编比碎金，知君风月满清襟。才高欲进竿头步，兴到还磨盾鼻吟。字有三千何日奏，稿留五七已年深。汉廷射策无苏李，千载《河梁》是正音。”范盖以武资请解，故有竿头盾鼻一联云。

乾隆壬辰十月十日，古歙鲍廷博识於知不足斋